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近代辭人率長于詩其於文闕如也即有兼長大抵應酬慶弔之篇耳前言往行不必

多識何以囊括宇宙總攬人物吾不朽之大業乎武林沈孝廉㓜宰爲侍御襟江公子家饒二酉五車之藏自童稚時諷誦不輟廣采精研漱芳

潤而傾瀝液手自排纘爲弋
說二百餘篇由百世之下考
百世之前人有𡟻惡事有是
非抉微闡幽盡汰俗儒陋聞
折衷于大道正義余三復而

歛袵擊節如得至寶也昔漢王仲任論衡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以爲文衆可以勝寡而不知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

少者爲神也其失也拘陋而
冗蕪唐劉子玄因仲任問孔
廣彼舊疑增其新覺乃有史
通指摘攻擊不遺餘力而信
好事之說侮聖畔經工訶古

人拙於用巳其失也僻戾而詭妄㓜宰所辨晰如仲任而皆關切倫常品類非鉤摭細微執滯迂回所撥正如子玄而設身處地曲暢旁通且謐

據經史不恣胸臆秘蔡氏之帳中置徐家之座右此說足當之惜古人不及見也夫仲任閉門潛思墻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子玄歷鳳閣舍

入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
幼宰年則後生位則逢掖而
所論撰業已卓然大雅不羣
矣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儒
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

傳能奏記者文人精思屬辭
連篇章者鴻儒子玄亦言文
士多史才少史必有才學識
三長余不敢以文士目幼宰
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幼

學自道如此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

沈氏弋說序

友人臨川湯顯祖頓首撰

漢人七發謂煩屯之疾可要言妙道說而去也初謂文士迂詭迨予棲遲大故荒頓委

忽幾于大病所謂鮮民之生何暇世之君子乘間語事乎而乃有千里之使來自臨安授以一書則沈幼宰弋說二百首而餘也取詩時亦弋獲

之義弋取傳記以來國家存亡聖賢豪傑所由顯隱之故未遽卒業循其數端已踔絕瑋麗使人踴起少進而幽憂之色起矣予殆有意于時傳

記而敏給者歟今昔異時行于其時者三理爾勢爾情爾以此乘天下之吉凶決萬物之成毀作者以效其爲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

有理至而勢違勢合而情反
情在而理亡故雖自古名世
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
語人者史氏雖材常隨其通
博奇詭之趣言所欲言是故

記而不倫論而少衷何也當其時三者不獲并露而周施況後時而言溢此遺彼固然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輕者勢也愛惡者情也三者無窮

言亦無窮子乃以二百則弋彼異時事別白抉摘透漏滴慱而無餘乃至一事而要遮前後故實爲其徵曲折隱見極波瀾之致簡者數語詘然

委盡無復費詞或逆而探或順而揄或鄒而批或全而劙橫發況人英藻殊義病夫爲之解頤況乎處世能言之士者乎去年得瞿㢈夫今年得

沈幼宰膚夫感憤檀弓巧譏賢聖昌言排折予重其人幼宰乃復廣爲豪傑發舒煒燁千載亦有有爲言之者故予謂膚夫之作正而奇幼宰之

作奇而正二子者足敖然于
著作之林哉
萬曆乙卯夏五

沈氏弋說序

雲間友弟陳繼儒仲醇撰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

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鄦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目呿而不張舌橋而不下衮衮乎惟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

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愽學而詳說之學不愽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麈尾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

此五者獨劬宰足以當之而
猶逡巡遜謝以飛蚕之弋獲
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龍蟠
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
爾予謂劬宰之筆張弓發矢

能落雙鵰飲羽沒鏃能中石
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
從兮象曰麗澤兮君子以麗
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
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

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鵾鵬之怒飛不九萬

里不止大衆之怒號不山海
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刻宰
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
說竪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
取譬說恢諧說曲折縱橫靡

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愕獨坐可以誦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

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
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
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
百尺樓上譚數月夜語倦意
佗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

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
庶幾嗒然皆無事道人矣

自敘

弋說義何居援往昔據目前是非之
是自旌于楮墨之間語未必盡破的
而徽中處亦頗可採閒亦以强弩之
末鴻殲九霄兎竄三窟則詩所云如
彼飛虫時亦弋獲者乎或曰立言寔

難昔張伯松與揚子雲比肩太玄經
不屑一視晦菴温公皆命世巨儒也
太極圖解出而衆喙交集資治通
鑑成而讀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
當子世而爲子之君山者蓋寡矣況
能作床頭秘如中郎哉予曰不然

凡人精神各有所寄或矣或飲或歌喉舞袖或骨董或登眺或子母疲日夜不休予一無所寄更習懶成癖世猒其迂拙以為難近即居闤闠中門可羅雀風雨晦冥兀坐一室岑時欲覓一田夫野老與之晤言竟空

谷足音杳不可致況良友玄弋說者
予懷之所寄也寄久成帙猶矣者
之有棋譜飲者之有觴政歌舞者之
有傳奇雜劇骨董者之有博古
圖登眺者之有遊覽志子母者之
有會計錄精神注焉不自知其陋

也若欲有身後名則千秋大業固宜藏諸名山不使時目窺覩以來裒蒐之誚矣雖然使弋說而果玄且衡也徼君山中郎自足千古否則言先骨朽縱欲附青雲之士以傳而一種獨抱之光不與草木同腐者竟安在哉予

以千古是非付之弋說而以弋說付之
海內之知言者鴻飛天際楚越人睋
鳧之乙之而必不敢妄譽以爲鳳妄詆
以爲鴟也文猶是已

錢江逸民沈長卿譔

沈氏弋說目錄

卷之一

夏徵舒母　管仲鮑叔
重耳　伍員
王孫駱　范蠡
藺相如　申韓
屈原　豫讓
荊軻　聶政
范雎　穰侯
魯仲連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沈氏弋說目録終

沈氏弋說卷之一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黃帝老子

黃帝生于唐初老子生于周末風會不相及矣。一爲開天之辟一爲遯世之聖潛見不相侔矣。而世合而稱之曰黃老之術將無同乎乃老氏以德化而黃帝習用干戈凡五十三戰老氏務儉朴而黃帝廣宮室壯堂廡捌軒冕之制以易皮葦之陋草木之花染爲文章老氏以無爲爲宗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登空桐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肆志昆臺務軔紫宮投策鍾

山轍迹遍于天下且占星占日占月占風作書銘定律數勸蠶鑄鼎舂舂多事不少休也老氏猶龍莫測仲尼就而問禮關尹彊之著書而黃帝資于風后力牧師于廣成問于岐伯咨于涓子訪大隗于具茨受神芝于黃蓋襄城小童無不即也中華丈人無不奉也甯封陶正無不禮也外是而封胡大撓伶倫輩不可勝紀凡此皆黃老所枘鑿不入者而世儒相傳概云黃老夫

繫老于佛之下則異端黜之而不知仲尼所嘗問禮以猶龍稱不可黜也繫老于黃之下則尊爲道教之祖而吾儒未嘗指黃帝爲異端顧異端老氏哉道書謂黃帝老子皆受要于泰壹元君而太史公稱申韓原于老氏夫刑名道德大致懸殊而推本所自以無情者必至于無恩耳若夫焦勞之極返而歸諸清靜老氏未必不原于黃帝也則謂之黃老也亦宜

卓去病先生評○焦勞之極返而寧淨黃老之
同將無然乎至史遷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恐是
綺語

黃聖孩先生評○絶頂之論

讀墨莊先生詩○總閣學論

餘詩

同辨撫燕平定史遷甫蕭瓶之定文學今人頗說莫

先生先生詩○集荈七林交言

鯀

鯀蓋顓頊之子而黃帝之曾孫非凡種也堯求治水者四嶽皆舉鯀則鯀可知堯心知其非而不得不試則在廷諸臣洵無勝鯀者矣鯀九載績用弗成使禹治之又八年于外則考其時殆十七年矣而世相傳堯有九年之水何歟鯀郎倖直自用然禹既能幹蠱亦何能坐視不諫而經史中但載禹行水之事不載禹行水之言豈

禹之行水也仍蹈鯀覆轍歟抑矯鯀之所爲而就緒歟說者曰鯀主塞禹主導鯀築隄以障禹堀地以疏故成敗相反而予謂水性順下之常凡夫知之何獨鯀而昧也當時堯都于冀冀受河患最急而鯀弗先其所急故九載勞勣茫無可憑禹自冀州始發跡壺口淮地之勢自北而南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而後及于雍則不必玄圭告錫而冀州初又已覺水患

之乎矣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殛之誤也俗儒謂聖人必無過舉舜所殛斷不誤故萬世無寃鯀者而鯀心不服化爲黃熊上帝憫其無罪而身受惡名以殛俾姒氏不傳賢而傳子啓之賢也天所以報鯀非報禹也不然以方命圮族之罪人而祀夏配天四百餘禩皇皇后帝豈歆此非類哉後世神其說謂禹受黑書綠字以知水要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以制水怪而

績用克厎然吾聞之顓頊依鬼神以制義而黃帝受符王母以征蚩尤則此亦非鯀所難也

黃聖孩先生評○可備一議

卓去病先生評○湉昏之鬼祀夏配天心嘗疑之幼宰言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誅殛之理或然歟路史所載治水之績確自上流始以下流漫漫不可施功也河渠書又言今堙廢故蹟有鯀隄俱不知果否

聞子將先生評○爲鯀吐氣千古至論他人不敢開此口

徐楚白先生評○水性順下人皆知之不使稷契而使禹亦以父子相承有深意于其間耳以方命圮族之人而祀夏配天便爲鯀開一生路

伊尹

書稱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于是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柳宗元以爲輔湯則其澤遲化桀則其功速故不憚以身爲僕僕也蘇轍推本之以爲此湯意非尹意也二說俱得但予有疑焉太甲之不肖視桀且何如耶尹放太甲曰予不狎于不順乃就桀之時坐視其顚覆而曾無一言匡救之豈懼禍之及不欲以斯世斯

民之身爲關龍逢續耶若然則就之也何爲就之而至于五桀寧不疑耶桀嘗囚湯于夏臺而尹固湯之臣也尹寧不危耶尹樂堯舜之道堯舜禪受而尹教湯放伐固善學聖人處也放桀放太甲尹所剏爲者皆千古非常之原後世新莽魏操晉懿亦藉口阿衡然而莫掩其簒縱按迹以求而焉導之歷事五季與莘野之五就湯桀猶珷玞之于玉寧無辨哉要而論之割烹亦

何足辯不過如張子房之借箸叔孫通之綿蕞馬伏波之聚米桺公權之筆諫蘇威之喻顏闔馬喻之意云爾說命曰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而後人美相業亦曰調和鼎鼐即以滋味說湯又何爲不可乎

黃聖孩先生評○神聖作用窺測未易只設疑關以俟後日徐悟徐解亦是一法

聞子將先生評○語多不了文亦澹蕩

卓去病先生評○割烹食牛有無固不必辨然
多是戰國時人造爲一說以誣聖人五就之説
孟子亦借而斷之耳梛蘇之論又是夢中說夢
也伊尹出處自以耕莘樂道章爲正

微子

微子之去非爲存宗祀也拘儒狃抱器遯荒之說其識甚陋而不知祭器之抱微子蓋有托而逃卽泰伯採藥荆蠻意也何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以及于武聖聖相承上帝懷之久矣特人心未盡屬耳非周之世德淺而人心未盡屬蕞爾岐豐闢國百里德澤有未遍者卽三分有二而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尚錯趾

于六州之內況其他乎師矢牧野而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夫業巳稱三千人惟一心而猶必邀靈于上帝武王此時亦自疑矣若以爲創非常之原而自疑則南巢之事已有先武王而爲之者何二心之有當時人心怨紂而未始忘殷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德商周之一興一廢全係于微子之去不去耳微子而不去人心將安歸乎武王雖有十亂其如之何人心既

推戴微子則陳疇訪範之英未必不借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爲存殷之舉以發舒其披髮佯狂之憤特事未可知也史記述微子數諫紂不聽死與去未能自決問于太師少師假令欲存宗祀則獨有去之一途可行必無死法又何不能自決之有武王克商求虞後而封媯滿于陳以續舜祀立夏後而封東樓公于杞以續禹祀則湯祀之有托不問可知爲微子計徐而俟

之可也而肉袒面縛牽羊把茅持祭器以造于軍門不已急乎論者不得其解謂左傳楚師入許其臣逢伯權詞以逃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非也當時紂子武庚祿父尚在不當以微子續湯祀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督蔡伏誅之後則所謂持祭器以造者益非其情矣微子始終以祭器自掩誰察其用心之苦者彼不去于周師爰入之際而去于紂惡將稔之先明知天意

之陰有所屬而晦其跡并晦其心比讓德于泰伯更淵微矣泰伯爲周苗裔仲尼得而闡之微子殺之遺胄仲尼不得不爲之隱而要之稱泰伯正所以表微子也不然未有以武王之聖而斬成湯之血食者即無武庚祿父有麗億之商孫在其埒二恪而三之無疑矣而謂微子之去爲存宗祀不深可異哉

卓去病先生評〇微子之去以全宗祀此古來

頭巾語刎宰掃之誠然

聞子將先生評〇說微子心事千古未發文亦雄健

徐楚白先生評〇獨得之見千古未有

虞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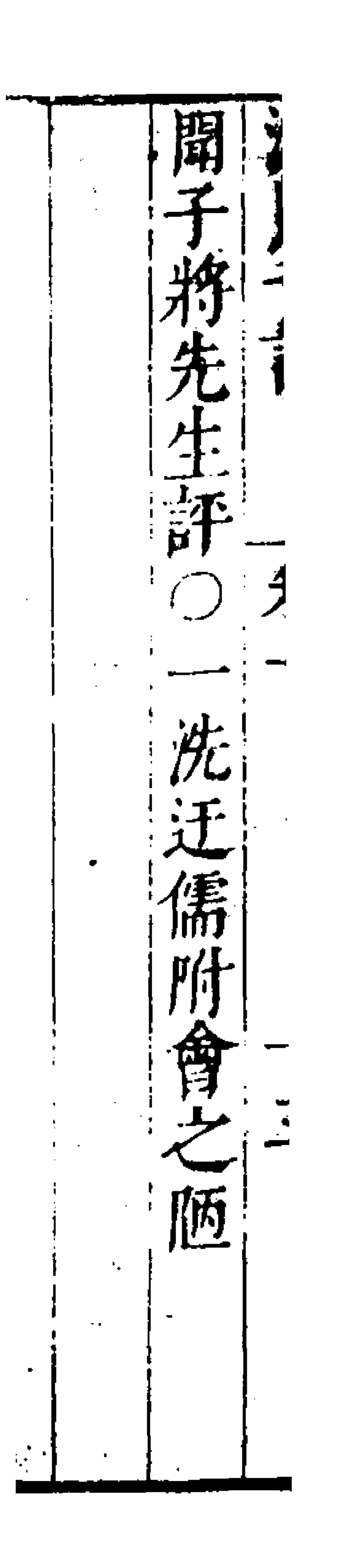
自盤庚沒而殷衰高宗中興享國五十有九年此時太王遷岐以避狄難間關困苦何自萌剪商之念哉剪商乃魯頌之誇詞史據之而宋儒附會之太王實無此心也泰伯虞仲季歷其賢相埒太王何必舍長而立少晉獻公漢高帝蹈此弊者驪姬戚夫人爲之祟也太王三子俱姜女所自出必無此情昌有聖德太王喜之傳位

季歷以及昌此太王意中之事而當日家人父子之間有默察其隱者以故泰伯逃而虞仲亦逃太王若明言之則虞仲可無逃矣如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則中子可以不去中子亦賢者也夷齊去而國人戴以爲君德豈出虞仲下者虞仲逃而太王可以寻季歷可以受泰伯之讓成矣孔子謂三以天下讓從周華商之後追美之以爲泰伯之德足以有天下而不有非太王陰

欲剪商而泰伯不從如後人所云也事有不可預料者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者有一于是亳眄未可問也而太王顧謀剪商于數世之後哉

黃聖孩先生評〇商不立微子周不立伯邑考二事相反正相類

沈無回先生評〇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語令人豁然心開



閻子將先生評○一洗迂儒附會之陋

西伯

伯嘗獻洛西地以贖炮烙之刑篤矣哉仁人之用心何彰灼也細而澤及枯骨大而整旅寧民皆昭昭乎暴著于天下而史稱西伯陰行善說者謂伯恐紂知之因以賈禍而深自韜晦又謂伯恐天下知之德已而怨紂伉后相形非臣節所宜淺之乎視西伯哉伯之心惟蘄出天下于湯火而登之衽席利害有所不計恩怨有所不

任崇侯虎嘗譖之于紂囚于羑里矣既而伐崇以兵諫也顯然動獨夫以南巢之懼安知羑里之不爲夏臺耶而紂不悟當時如微孔邇之歌在在思服不獨汝墳也史何所據而謂其陰行善乎若曰陰行善以樹德于先思克昌厥后剪商之舉不于其身而于其子此陳氏厚施得衆之故智西伯不爲也文伯之心無日不軫民竊而恙毒痡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爲一身

而憂患爲斯世斯民而憂患也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憾不得卽伐暴而救民也藉令假年于百歲之外孟津牧野之師不待武王矣矣而迂儒謂西伯留以待武夫夏之時曷喪與謎太甲之德不克紹成湯將誰待乎文王幸有武王繼也故孔子美其無憂而曰子述之述則征誅非武王所剏而遺緒實文王所垂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德誠

至然孔子非嘆美文也見武王勢窮理極不得不伐商也不曰文德至而曰周德至見文王武王世德相仍不得分之爲兩也此聖人言外意也而說者謂文王堅守臣節終始不渝則置武王于何地矣禪受而降革命者惟有征誅之一途湯創之武承之秦漢唐宋代踵之而獨以罪武王如蘇子瞻之譏其非聖者祗因識文王不貢耳季札謂其有憾知言哉而孫明復以爲不

然陋矣陋矣史謂其陰行善更誣矣太康之世無成湯故見逐于羿桀惡稔于太康而無恙者湯之力也幽厲之世無文王故流于彘弒于犬戎紂惡稔于幽厲而無恙者文王之功也有文王則天下有所恃而無恐有所憚而不敢肆有所屬望倚賴而徐以聽其自斃其行善惟恐天下之弗知何以陰爲夫善陽德也陰謀陰慘陰險陰毒陰柔皆不美之名也惟陰隲陰符稱吉

祥焉然而屬之于天與鬼神非人矣文王光西方顯西土何如其昭明洞達而亦效黃老之作用哉予故表之以俟後之作者採焉

黃聖孩先生評〇大議論〇使文王行武王之事吾知必立微子有憾者意在斯乎

卓去病先生評〇伯之心惟斷出天下于湯火而不計利害不任恩怨此千古正論至勘子述周德陰行善處尤不可易如世俗人解不惟武

王未盡善之意從來不白而其作意描寫曲護文王處文亦必不敢當今父子俱有知已矣聞子將先生評○的的是當日心事闡發可謂曲盡

閎夭

九侯有子以爲美也而獻之紂紂以爲不美而醢之夫醢之誠酷矣而九侯自有致醢之道不足憫也西伯因羑里閎夭患之購有莘氏美女及他璧駟因嬖臣費仲賂紂得免更悅而賜之弓矢使專征伐夫紂別有肺腸倘以有莘氏女爲不美而醢西伯則如之何西伯免而九侯不免蓋幸不幸異焉而予謂其事亦異羑里之囚

斬朓于險不得已而以美女進非若九侯無故而導淫以繼體之裔供昏暴牀第之驩也況賂紂出自閎夭不使西伯知之以臣救主義也不用諍而用賂權也非若九侯之自作孽也千古而下但形容紂惡而以醢九侯事與剖心析脛剄孕等並舉更無罪九侯者宋儒又有閎夭不賂紂之說皆非也予特闡而揭之

卓去病先生評○美女賂紂出自閎夭則可文

王知之不可弇州亦有此論而罪九侯自作孽
有取醢之道從來無人說及因思齊威烹阿古
今稱快若九侯醢自湯與武丁之手豈非奇舉
乎惟紂爲之故云稔惡耳

平王

蘇子瞻論平王東遷失計之甚比于富家子孫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爲訓後王無輕棄祖業則可而實有不然者周之政教號令不行于諸侯非東遷之故乃平王懦弱所致其猶擁虛名于上以是十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功也何也犬戎可以弑幽王獨不可以虜平王乎平王虜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五代之

分裂割據不爲篡也雖有桓文無所用之忠臣義士不動黍離之感興屋社之嗟矣此之謂不鬻田宅田宅自蕪者也西漢之末元成哀平未嘗鬻田宅也而亦若贅旒何哉故遷都之得失原無定許視遷都者爲何如主耳子瞻云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嗚呼太王遷岐避狄難也而後世子孫且何如哉不咎平王之不爲太王而謂東遷之後王室遂

畢則是公劉遷邠文遷豐武遷鎬皆失計矣此自班氏家法獨以罪平王哉周之盛時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洛水泱泱形之咏歌安見其不可都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可見周轍未東之先天下已不宗周非必東遷後始敗壞而不可復支也其謂東遷後秦無所憚因以蠶食致霸則尤有說秦虎狼之國也范雎進遠交近攻之計若以與地論近莫近于周矣先兼并周

而稱帝以號東諸侯革命不更速乎雖然宋高南渡頗類周平東遷或子瞻先見于數世之前而立論以箴之歟

聞子將先生評○可與蘇長公說並傳

黃聖孩先生評○能令子瞻心肯

卓去病先生評○周室擁虛名于上以足卜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力千古無人能道大抵遷都得失只看後着如何耳避一時之凶鋒以存

社稷亦未爲不可即如有朱都不南高不和不知爲二帝之續者凡幾特以出自秦檜人不敢言耳朱夫子曾有言覔之亦較量當時事勢應合如此

徐楚白先生評○東遷南渡俱是苟延國脉光武中興却不階尺土則遷不遷可無論也

卞和

玉無舌不能自鳴其爲寶恃有光焉而人賞之若韞諸璞則已隱矣然人猶得緣璞以測其玉而卞和獻璞何以偏見刖也玉非凡則璞亦非凡蓋常目所不經見者玉尹題之爲石奚怪耶楚厲王武王信玉尹之言而相繼刖和亦奚怪耶所怪者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嘗衛足不如葵爲可惜耳或曰楚子剖而後刖

未晚也卞和請剖而後受刖則玉尹慙矣何至再刖而泣遇楚文王始獲售耶予曰卞和非眞能識璞特意之耳意之者異之也楚文王非信卞和之眞能識玉而不吾譏特疑之耳疑之者憐之也庸夫悅其所信而嫉其所疑疑生于憐卞和乃得幸免否則非墨且宮矣郎不然亦馘矣獨刖乎哉天下事大率類此故君子居身務闇而明民務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衣褐懷璧

蒙耻而弗可洗也張華號博物君子然非寶氣燭天光怪噴薄則豐城之劒安知其不爲荆山之璧乎世之泣玉者去其璞而可矣

黃聖孩先生評○奇論足資鼓掌

周子將先生評○快論○玉在璞而和必欲獻之使人知一宜刖已刖矣可與玉俱藏矣而再獻之再宜刖然則璞之寃竟得剖而和之終免于墨且宮且馘者幸耳嗟乎天下事獨玉乎哉

季札

胡安國謂季札讓國以致亂其說劭于唐獨孤及而附會于夫子之書名以志貶要之非也夫讓國而反以致亂則爭國亦可以致治矣有是哉吳之讓國者不自札始則泰伯實爲戎首甚哉其說之戾也札爲春秋第一流人物非他賢所能彷彿卽如晏嬰納政與邑得免欒高之難札教之也夫晏嬰智矣而不智于札若子產若

蘧瑗若叔向皆一時之傑而與札投契如生平札蓋有聖人之風焉聞樂而知列國之興替聖之膚者也閎覽博物聖之多能者也掛劍盟心聖之信者也彼嘗葬子于嬴博之間而夫子往觀其禮素已傾嚮札矣卒而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豈有生前書名以貶而歿後碑墓以褒者哉況札所願附者子臧之節也而子臧不以讓亂曹郎諸凡遜位者如伯夷

叔齊不以讓亂孤竹穆公子魚不以讓亂宋子郢不以讓亂衛子西不以讓亂楚而烏得以讓爲札罪乎札所諄諄戒晏嬰輩者惟祈遠禍敗而窟室之甲魚腹之鈹顧躬自速之不成其爲札矣惟聖人無死地札則有焉抑予又有說于此壽夢之欲立季札賢也季札讓而竟立諸樊長也次及餘祭餘昧以爲札地不眘眘多事乎餘昧殁矣季札猶讓此時不傳光而傳僚光之

襲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季札立光則無辭僚札之子立光能默然而已乎札遜位而吳之禍漸解光襲僚而吳之事大定札蓋有大造于吳者而謂其致亂可乎然則爲札計暫遵父命仍挐而還諸光何如嗟乎魯隱之營菟裘可鑒哉吳從此益多事矣惟聖人能行所無事也或曰此自姬氏家法傳位季歷以及昌太王實剏爲之子曰不然此泰伯虞仲之意非太王意也

孔子標泰伯以至德而列虞仲于逸民其賢豈出王季下而諸樊餘祭餘眛皆凡材也非泰伯虞仲比假令諸樊等善承父命亦如荆蠻之逃札可以無讓也苟泰伯虞仲不去王季能安其位哉周之興非關王季之不讓而吳之亂非關季札之讓安得以此例彼春秋之書名特以吳夷也故擯之況吳亡于夫差夫差乃光之子其賢不肖天也非季札所能為也即吳之宗社實

云于光光眞嫡嗣當立帝乙舍微子而立紂而湯祀竟斬世未有以此咎帝乙者而偏咎讓國之札不已甚哉

黃聖孩先生評○出自泰伯意故曰以天下讓若出太王意泰伯僅免不爭耳何稱至德○成敗論人宋儒淺識得此一洗之

卑去病先生評○延陵以讓國以致亂此先儒議論不謹處細思之其實悖謬讀此爲之豁然且

人固有性延陵自是瀟然物外的人何物蕞爾
兒掛其懷

洗無回先生評○泰伯之讓非與周也季子之
讓以定吳也皆千古持平之論

聞子將先生評○胡氏自當心折

程嬰

趙氏之客二人公孫杵臼死難程嬰立孤各自勉竪而予以為嬰但能存孤非立之也遡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以動晉侯立武而反其田者韓厥非嬰也藉令晉景無疾太卜不言有祟厥安能以祟出趙氏之說進而立之立之而嬰所存之孤可以無恙不然岌岌乎殆矣又令趙孤不存厥雖趙黨欲立其後而嗣且斬焉絕矣何從

立之夫然則嬰之有德于趙氏甚厚可以追賁
友之譏而必死報杵臼于地下則迂矣死者庸
衆所難豪傑所易以存孤較死節則死節似易
而存孤寔難嬰爲其難者復從其易者杵臼有
知何以酬程嬰哉杵臼爲趙氏而死不爲程嬰
而死則杵臼之死程嬰可以無償彼固曰所少
者一死耳而嬰之後有伍員者屬鏤之劍僅足
以荅闔廬之恩猶少父奢一死猶少兄尚一死

猶少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有荆軻者事敗而誅徐夫人之匕首不足以酬丹而反爲丹禍則猶少燕丹一死猶少樊將軍於期一死猶少田先生光一死古來豪傑之士功成而以身殉者惟侯嬴爲當其刎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寃也若程嬰者何以死哉

黃聖孩先生評○以存孤爲立孤即不有天下

而曰讓天下云爾然嬰必以死酬曰可見死難亦非易易者論伍員荆軻處實愜予心

卓去病先生評○程嬰可以無死然以成敗論則立孤難以利害論則死難二人相約全孤而公孫獨延頸就戮嬰實悄然隱之究竟一死惟自致其不忍耳人惟自致者乃爲不失貞心哉

徐楚白先生評○夫子仁管仲而未嘗愚召忽聖人不輕責人以死亦不以死罪人程嬰雖非

聖賢却與匹夫匹婦不同

沈無回先生評○古人視死甚小

聞子將先生評○妙絕議論妙絕文字

裨竈

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斝玉瓚鄭可獨免子產弗聽壬午四國果災裨竈之言驗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欲用之僑終不聽鄭亦不火子謂此非竈術未精而所料爽也亦非僑修德挽回如所云熒惑退舍之說也僑蓋陰有所禳之法超于瓘斝玉瓚外者特不使人知耳他日伯有作祟而立後以安之

極○恭

并立公孫洩務義明民其慮遠矣而王荆公引之謂天變負不足畏未識先民之用心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予觀僑治鄭多用陰術所謂仁術也故曰惠人

沈無回先生評○僑春秋有用之才也或謏巧以詘禪竈當是確論

夏徵舒母

徵舒之母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楚莊王欲納之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皆止之而挾以奔晉從古尤物莫不祥于此矣或者天鍾美在是令人蠱惑而不覺耶何覆轍相踵也以予論之人情好色大都耳食者多所謂沂陽之豬已夜逸而客之食肉者猶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甚可笑也即夏姬色果殊絶然歷年多矣

而說者云夏姬得道肌皮三少皆無稽之言也

黄聖孩先生評○巫臣誤楚一大滑也夏姬三少終歸老焉非巫臣有德以勝之勝之正以術耳

沈無回先生評○飛燕云吾內觀三日肌肉盈塞六合之內洵無所不有

閬子將先生評○幼宰信世有鍊石補天竊藥奔月等事而不信世有肌皮三少人乎

管仲鮑叔

三代而上論交者必推管鮑然兩人相知在世味外別有投契非尋常思議所及也韓子謂齊國之亂二子相期人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因叔乃釋之果爾則奇貨其君市販之行也二子相知最深趨舍各異疑者不得其解曲爲之說而不知人有相知而所見迥殊者覆楚復楚伍申非良朋乎擯秦事秦蘇

張非密奏乎何疑于管鮑也古有父子而不同行者事殷伐殷各不貶聖有兄弟而不同心者事蜀事吳事魏各不貶賢何疑于朋友也仲且殺桓公問孰可代仲不薦叔且疏其短則愛叔之極矣叔嘗自言不如仲仲者五則叔自知人薦賢外治國用兵俱非所長仲稔知之恐其負乘獲戾既以負桓還以負叔不得已而爲之藏拙耳不然張說之于姚崇以河東總管薦寇凖之

于王欽若以知天雄軍薦亦可稱相知乎哉古有毀人而出于愛譽人而出于憎者其心事俱微渺而難明世以管仲𨂂終不薦鮑叔為蔽賢與兒童之見何異

黃聖孩先生評〇仲之知叔勝叔自知眞相知也

卓去病先生評〇相知之方亦云多緒豈但睽才異調郎兩相佽㑃原自相知孫仲謀批曹公

書云所雖讐敵不可謂不相知也豈必可否者一一黨合乃稱知已哉

重耳

晉侯賞從亡者祿不及介子推豈忘之耶人雖善忘不忘于朝夕從游之臣嘗考重耳居狄十二年居齊居秦者七年介子推未嘗去也渡河而隱在重耳返國之日則君臣相與已有年矣此曷為而遽隱彼曷為而遽忘左氏紀從者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犨司空季子無介推姓名紀鄭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

佗亦無介推姓名史遷載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有一龍五虵之諷文公驚見知爲介推則推久已列五臣之數矣五臣忘一盟王不宜爾爾況彼以譎而致覇則其智詐伏毒有迥殊于人者十九年在外所備嘗險阻艱難一一不忘而獨忘介之推非情也誅無禮于諸侯曹衛鄭各無寧歲讓寺人披之斬袪于蒲而曰夫袪猶在以修怨則不忘退三舍避楚違子犯之請而弗

擊秦念餐璧之慇懃而免其族以報德則不忘而獨忘介推乎不第介推方出亡時守藏者豎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之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則文公之爲人可知已不第豎頭須方入曹時顛頡魏犨怨巳勞之不錄而爇僖負羈氏以釋憾文公愛魏犨之材而免之而竟殺顛頡以徇于師則文公之爲人又可知已不第顛頡方秦人納公時狐偃以璧授公欲辭去斯何

心乎且其父狐突以偃故被殺兼之十九年之羈紲要盟河伯而舅氏始得自安則文公之爲人抑又可知巳從亡賤臣如壺叔輩三賞而不及舟之僑不賞而辭去猶有可誘者曰疎若介推等尚不賞則所賞者果何人耶傳曰介之推不言祿則其他非不言祿者矣此左氏之微詞也推自謂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則曩時之隱非其本心重耳自謂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則推從

云時實未嘗有可甚處也推死而後以綿上爲之田何及矣生不食其祿而死顧馨其祀乎予概觀五霸惟晉文公絶少英雄之氣云時衛文公曾不禮焉夫衛文公何如主也楚丘光宅騋牝三千意必有不滿于重耳者焉巳而受室于齊桓公有馬二十乘意遂安之何其鄙也微姜氏殺蠶妾與子犯醉而遣之幾老于齊矣醒而猶以戈逐子犯又何愚也因遡其去狄而如齊

却從古英雄貪酒色者不少

不過懼惠公之見偪聞管仲隰朋之既死暫可休足原非有遠見也雖然獻公子九人繼申生者惟重耳在晉難未靖而重耳久羈于外以待其變貽合于聖王遵晦之道謂非天所啓哉天之所啓二三子原不當引爲巳功而重耳自不可不酬其功吾因介推之事而并論及之以翼仲尼譎而不正之旨

持論札正

黄聖孩先生評○偃要盟而身留推不言祿而

身隱文公乃長頸烏喙之流非可共安樂者也
但頭須竊藏納公而公辭以沐英雄諱之耳信
法斬顛頡獨憐犨材赦之吾猶有取焉
徐楚白先生評○重耳勾踐是一流人介之推
以祿不及而後隱且出怨言則不如范蠡多矣
聞子將先生評○痛快絶人

伍員

吳自泰伯以暨春秋蓋千年之社而句踐實豢而沼之孰不以吳之亡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而予謂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已夫差原非闔廬之愛子當時太子終纍固在也而子胥必欲立之員所謂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者是也立夫差者員則亡吳者亦員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識見議論

不相合其相合之大者在欲報父仇由今想之一段剛狠怨毒之氣猶令人怒髮直上況當時臣主有不莫逆于心者乎故員灼見夫差之賢而必欲立之其不相合者特處勾踐一事耳而此一事則足以亡吳而有餘矣大抵員爲人忍而夫差不忍員爲人不恃而夫差恃知子莫若父夫差之所短惟闔廬知之而子胥不知也夫差之得立乃子胥誤之而闔廬過信而過聽之

也闔廬之立夫差行其所疑非行其所明也闔廬信服子胥千古無兩而獨必以死爭之則其中有獨見矣竟奪于子胥之强詞而爲是拂心之舉以自沼其千年之社豈非天哉儻夫差不立雖有百宰嚭越安所得間而中之嚭與員同病相憐其祖伯州犂與奢尚均戮于楚而均非其罪而員與嚭則實非同調乃不能蚤見而鋤去之乎以子胥之陰謀翕張而更得君如闔廬

去宰嚭如拉朽而憐而容之其後根株旣固任讒賊之賣國而束手無措世以子胥爲智吾不信也一失于不知夫差再失于不知宰嚭吳社稷巳不血食而斤斤屬子于齊鮑牧以延奢一綫之傳員則陋矣屬鏤賜劒鴟夷浮江爲天下萬世笑耶抉眼懸東門奚益哉然則子胥之料越亦不過長于料事如所云少康一成一旅光復舊物之說而非長于料人灼見勾踐種蠡君

臣之必爲蠡蠹也古以不知人而殺身亡國者微獨子胥故夫差謂死者而有知吾無面以見子胥吾謂死者而有知子胥先無顏以見闔廬于地下矣吾故曰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非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也

黃聖孩先生評〇子胥功名之士也父讐巳報而猶以報讐之氣使夫差用于越而得志焉彼灼見夫差之可用也終纍若立未必能爲棲會

稽之事特功成而主則驕雖百嚭入之矣員且柰之何哉齊之桓秦之堅皆以驕功致亂致亡于仲猛身死之後似與員之生者殊然仲猛不逆料主之必驕而遽棄之不事則執此亦畧可寬員矣

聖孩又評○英雄成事亦必投間抵隙若夫差不驕宰嚭不佞蠡何能爲乎乃勾踐亦一夫差也待其懲而後可用之故伐吳之師蠡雖諫竟

不極諫率至師困身辱而後惟蠡言是聽使嘗糞則嘗糞使奴虜則奴虜不然勾踐之驕慢豈滅夫差哉凡蠡所謀皆詩書不經見之事凡員所諫皆詩書已有之事所以一謀得行一說不得入也

草去病先生評○子胥始終只成就報仇一段氣烈其他差錯固不及慮與夫差同仇故忍而立爲君與宰嚭同病故忍而共爲臣至寄子鮑

氏以延奢一脉其終始苦心更可想見大抵古人亦止能于一事做得徹底耳

徐楚白先生評○罪員亡吳其謊似刻然董狐書趙盾弑君春秋不以爲非則仲尼亦豈已甚耶假令闔廬欲立夫差而子胥執立長之義竟立終纍纍終纍纍卽亡國罪不在子胥矣胥高祖臨崩撫榻曰獨孤誤我闔廬有知亦當作此想

王孫駱

吳王夫差既殺伍員王孫駱方始進諫已晚矣夫差又欲殺伯嚭王孫駱復止之此何解也吳國無員不足以覇無嚭不至于亡駱此言禍吳非淺凡人識庸者必惡趣陋者必劣故朱晦翁云鄙夫庸惡陋劣之稱駱非真見得員之忠而不當誅不過謂相國之尊不當誅耳業已實見得嚭之佞而何故止之不過謂太宰之貴故止

之耳此正駱議趣廝陋處而惡劣則已極矣雖然駱未必不爲驕作說客而以此訾夫差者蓋兩人臭味不遠也仲尼說鄙夫不可與事君此其證歟

黃聖孩先生評〇駱持議頗類鄉愿

范蠡

古謀臣之成功未有偉如蠡者然蠡確有成算而非倖也何也蠡蓋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方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失屨旋卒于陘吳讐越深矣夫差君臣日夜謀所以報越者不遺餘力越不以此時設備又不以此時修睦而反欲先發以觸其怒蠡此時以死爭以去就爭可也但一諫塞責已耳陰謀逆德上帝所禁之說

又迂甚而不足以動聽于勾踐竟致會稽之棲
悲夫無何委管籥爲臣妾養馬嘗糞匹夫所羞
爲者而國君甘之計出于無聊也倘夫差聽其
成而不令返國越且吞吳何哉説者曰自辱而
至稱臣嘗糞不如此不足以愚吳也若前此所
有之事吳亦不信之矣予曰不盡然蠡之謀因
人而施者也夫差驕而勾踐以諂入之夫差婦
人之仁而勾踐作可矜狀以中之蠡寔爲此謀

也當時養馬石室吳處越原不以禮其猶鞭尸之故態耶倘非先有（快論）養馬之辱而蠡遽以胥冀（如敵拳者借?一吹）之策進寧獨子胥疑駭即夫差亦疑駭矣寧獨夫差弗憐即勾踐亦弗聽矣勾踐之得返國蠡如取諸寄是術之必行者也雖然越十九年始克報吳非驟得志焉者倘勾踐返國之後而夫差以考終伯嚭以讒敗皆時事之未可料者有一于此吳可圖乎是數之不必然者也而蠡于

數燎如矣蠡之言曰越得歲而吳伐之終于無恙故不憚以其身周旋險阻竟復讐定霸名聞諸侯予故曰蠡確有成算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員之亡也吳已憊矣越已勁矣燔臺臨江之衆句踐急欲用之而不能待而蠡曰未也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蠡豈眞怯哉時未至耳後去越居陶用長男之愚貪以殺其中子而猶斤斤自幸其言之务也文子尚爾況

成功在此

君臣哉。然能蟬蛻于功名之塲。骨肉之縛。而壹以術數聽之。蠢其遊方之外者乎。

聞子將先生評○谿盡千古戚案

藺相如

完璧之事楊龜山王元美皆以爲横挑秦怒禍且不測幸而無恙天也嗟乎此鑒于楚懷燕冊之敗而過慮焉者也燕丹用詐嘗秦以圖僥倖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相如直詞怒氣責而脇之在秦紿趙之後以爲應耳非若燕丹首發大難之端以開釁也至于十五城之不償與商於六百里之爽約跡頗相類而趙之君不至如懷王

之愚楚之臣竟無有如相如之勇者故戚喪大
與安得以彼例此兩先生之意不過謂趙弱秦
强實非其敵危道也而予謂大國何厭之有求
而必獲索而必奉設有難繼之供更甚于璧者
何以給之立國之經恐不如是趙雖弱不弱于
春秋之鄭而玉環特商人所實晉宣子固固欲
之子產固固不與鄭以蕞爾土介强大間索丘
賦無虛日猶得會盟中原終僑之世不被兵者

皆玉環之類有以寖其萌也況璧實國寶相如能不爲趙惜哉雖然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于長平以功封武安君威震天下而賜劒杜郵以不往乘勝取邯鄲故乃知長平之役特帥非其人而非趙果弱也則卽以勢論秦亦無如趙何兩先生何所見而爲趙危也相如退而讓頗豈匹夫之勇哉假令完璧歸趙而宗社果危于累卵相如又有以權之矣

徐楚白先生評○求璧本意不過借以嘗趙非眞愛璧也若果愛璧則十五城不惜矣相如存璧以存趙澠池之役却從夾谷一會得來是善學聖人處

卓去病先生評○大國何厭之有歸璧斬環以持其氣耳惟陳軫策秦最中肯綮

申韓

刑名刻深之說從申韓發明殆盡而實非昉于申韓夫殺人後賞而先罰不申韓乎而成湯固作法于寬矣詩曰敷政優游是也子産治鄭鑄刑書有火烈民畏之喻不申韓乎而孔子以爲惠人又曰古之遺愛乃商鞅用之以覇秦而孝受車裂之慘後人遂悚然以申韓爲戒且歸咎于秦亡之速皆鞅罪也冤哉焚書坑儒皆鞅身

後事也蘇長公嘉其有帝秦之功而無德義以濟之故不免于禍其說頗當漢諸葛武侯以嚴治蜀不申韓乎而炎祚不永亦豈武侯之罪哉彼李斯受學荀卿固儒者也而赤族于秦秦原虎狼之國臣子鮮令終者而必以是爲申韓罪皆附會之辭也

沈無回先生評○眞持平

屈原

賈生有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太史公因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然原寔楚之同姓誼與遷謂宗臣義不可去心特傷之而設此說耳史遷罪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身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而予謂屈原亦不得為知人知

懷王之不可與共事知上官令尹之不可與同寅知項襄之不可與雪耻則有飃然遠引鴻冥鳳舉于層霄之上奚至爲讒賊所迷亂而自隕汨羅爲予合觀原之生平所媚者辭令所抱者忠憤所不逮者直言强諫所無術以弭者讒賊之口而所患者在不知人也商於之負約漢中之割地陳軫昭雎相繼力爭而原獨默武關之誘原非不勸止而未嘗以死爭也大抵事昏庸

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即讒亦不足恃彼其中如湍水一任東西之決而漫然無主全恃吾術以轉移之故忠臣有忠臣之術讒臣有讒臣之術術不同而其不可少等耳宋王曾之去丁謂原非其罪而非山陵一事則終不足以去之此所謂術也若寇公則坐困矣屈原于上官令尹能如是乎其使齊還也諫懷王使殺張儀懷王亦復知悔而追之無及蓋千古昏庸之氣盡注于

楚懷而屈原適遭其厄豈非命哉是時秦方誘楚以絶齊而原使齊不聞有奇謀秘畫如陳軫之樹德于齊以歸者則原之無術可知原而有術也張儀敢玩楚于股掌間哉

長卿再弌○論原者曰宗臣無去國之義予曰微子何以去之卽智果别族爲輔氏亦無非果者何必以此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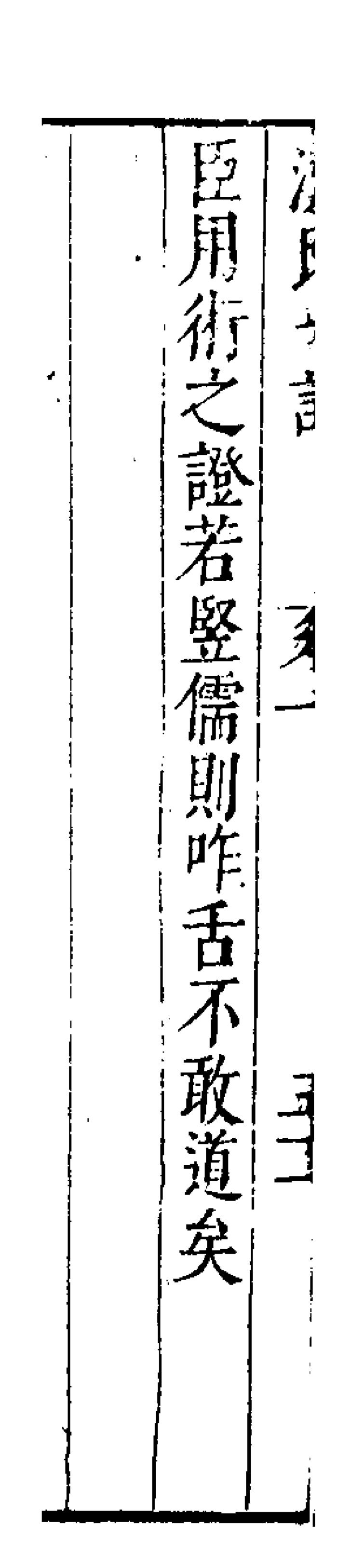
黃聖孩先生評○有術之人肯死汨羅乎原與

員同是一段熱腸看不過冷世界必死而後快者也鴻寘鳳舉皆視世太冷之人非二人之倫矣

聞子將先生評○說原無術最是然使原有術又不成爲原矣然歟否歟

徐楚白先生評○伍員忠而激屈原忠而悲

卓去病先生評○事昏庸之主不弟忠不足恃評說亦不足恃是妙論引王曾去丁謂以爲忠


臣用術之證若豎儒則咋舌不敢道矣

豫讓

世之苛責豫讓者或曰叚規事韓康任章事魏獻力勸其主割地以驕智伯絺疵察韓魏之陰謀亦以告智伯而讓旣國士遇矣弗以死諫何歟或曰晉陽水三版矣讓利于韓魏之亡以成智伯故不諫耳或曰智果宗臣尚別族爲輔氏況讓非同姓奚不去耶或曰讓報讐而無其術不若趙武伍員丕豹子房假助于人而徒以匹

夫之力逞無益也凡此皆非所以責豫讓也覜讓太重則責讓太深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所云士爲知巳者死就朋友論非所論于君臣猶之女爲悅巳者容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于夫婦也衞之弘演齊之王蠋不聞懿公湣王以國士遇之而納肝絕脰覜死如歸爲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哉又其甚者關龍逢死桀比干

晏嬰不死莊公何說

死紂子胥死夫差屈原死懷王求爲衆人之遇

而不可得而四臣固未嘗中行其君也讓視君太輕論者視讓太重吾嘗謂聖人不專以死律人庸夫闇于大道而惟死是尚若非仲尼鮮不以苟息之死賢于管夷吾之不死矣苛責豫讓者憐其一死而求全焉紛紛置喙有以也如讓者義俠而非忠臣彼固銜施以酧報而未足爲人倫之準也太史公列于刺客之林有旨哉有旨哉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豫讓心服

沈無回先生評◎千古以豫讓之奇而忘其大

刼宰所說人心闢開一字宙

阜去病先生評◎士爲知巳者死非所論于君

臣爲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等語見道深徹

立論方正孰謂刼宰徒奇士哉

徐楚白先生評◎荆軻聶政戰國所艷稱者孰

知讓爲義俠之祖後來皆聞風而起耳

荆軻

世之可理奪而信制者必其人素假借名義而後可以吾術籠之秦虎狼之國十五城詐趙六里賣楚非齊桓比也而軻欲以曹沫之說行之祇速燕之亡耳軻自料生刼之而秦果反諸侯侵地乎此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行者軻雖愚不愚至此特事不成而無聊之語（千古之眼）太史公壯軻而附會以爲實然非本謀也若軻但欲生刼之

則燕丹促行軻必不云待吾客與俱矣。是時變起倉皇夏無且知用藥囊而不知爲王拔所負劍必待于左右之提醒他書載軻挾秦王之言曰從我計則生否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中教以拔負劍王從之斷軻兩手恐倉皇中無此暇豫也。不過因史記左手把袖右手揕胸之句。而附會焉耳。由今想之圖窮而匕首見秦王即環柱走未嘗與荊卿相親

無所容其埶且刺也劍術之謂何而輕試其鋒身危國滅惜哉聶者與蓋聶論劍而目之與魯勾踐爭道而叱之卒遁去不較庶幾有沉深好書之致而輕舉無成可誘咎于天哉然丹之使軻原非完策向令秦王高拱不見諸侯使者但收督亢地圖以入則燕且夲秦何哉其傅鞠武以老成苦口進弗聽也丹何其愚也苟曹沫不遇齊桓而爲壇上之埶其速魯難也不異于軻

軻發易水悲歌慷慨流涕唏噓無生還之意豈效曹沫所爲者哉故以成敗論軻蓋刺客中最不足數者而以匹夫之力刺萬乘秦震驚六國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英風義概豈刺客所能匹歟

徐楚白先生評○軻有心而無術千古定論但軻云待客與俱而客終不至此客早有先見

卓去病先生評○論人先須論世以反覆無道

之秦欲行齊桓曹沫之計誠爲不知時變荆軻當時不知如何而幼牢爲其洗發絶子長矣

聶政

刺客中若鉏麑者聖賢之徒也荆軻者豪傑之徒也聶政則非其倫已何也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特私怨耳曲直未知誰屬而遽許以死政蓋認仲子爲知已也凡人無求于我而愛敬加焉則生平厚遇之恩緩急誠不可負仲子于政先已蓄報讐之心而欲用其所長則夫千金壽母豢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

其術中而捐軀以咎不愚乎哉其爼更愚之愚矣鉏麑所奉者主命也違命則不得不觸槐以見志荆軻雖舉事無成而不憚虎狼之秦爲燕冄修怨其胸中各有把握非如獵者之于盧犬嗾之東則東嗾之西則西者也世之爲聶政者愼之哉勿以一腔熱血輕灑于嚴仲子之手而爲古今所共隱也

黃聖孩先生評○政自覶其術輕而遽致仲子

之千金感恩無已發憤捐軀又安問其仇當報不當報哉荊卿惟多躊躇既欲反地又欲生劫宜事之不成也講劍術者如賈誼所云剸刃仇人之胸與之俱痿則得矣

聞子將先生評○政亦心服

范雎

古之人有險阻艱難備嘗而仍不熟于人情者范雎是也雎變姓名爲張祿相秦須賈使秦驟見之而有綈袍之贈非憐之也久意其鬼矣而猶然人也匪夷所思不能無駭入敵國而忽遇仇讐福少禍多不能無動賈姑好言慰之而曰范叔一寒如此哉雎眞以爲綈袍戀戀尚有故（亦是雎之好言相慰令其返國還獄齊須若遽殺之無味矣）人之情誤矣今之解衣衣我者夫非昔之醉而

溺我者乎昔恐而今不恐賈豈兩截人歟賈云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非眞情也雎之傾危反覆賈與魏齊皆習知也若果忽雎為無能為則疑其陰事告齊之時賈等不痛恨而甘心之矣賈之誣雎與否不可知而以賣國讐友其心可原非有私憾于雎雎乍富貴而氣盈賈此時惴惴膽落以肉眼不識豪傑自怨自艾與雎之憐而寬之而雎不悟也嗟乎孫臏而知龐涓

必無刖足之患范雎而知須賈必無折脇落齒之禍夫士不相知而定交未有不悔者也

穰侯

六國破滅齊最後亡夫坐視燕楚韓魏趙之危而不救事勢窮蹙乃發兵以西拒秦齊何愚也善乎范雎之說曰遠交而近攻秦用其策以蠶食諸侯竟成帝業雎初以無王激昭而昭王長跪請教穰侯遂廢辱憂死夫越韓魏而攻齊穰侯洵失策矣而拔河內走芒卯馘暴鳶擒公孫喜未嘗不用兵于晉也破鄢郢燒夷陵舉宛葉

未嘗不用兵于楚也攻齊豈穰侯罪乎卽有罪
功過寧不足掩乎穰侯挾不賞之功而見擯于
雎雎之巧合自足以動昭王耳雖然舍腹心之
越而兵齊如耕石田子胥曾以是破夫差矣此
亦遠交近攻之計而一以死一以相宰嚭何幸
而穰侯何不幸耶予觀伍員范雎此衷皆非粹
白員寄子于齊鮑氏其諫伐齊也安知不爲齊
作說客而當日爲吳忠謀亦自不當伐齊雎以

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則曩特陰事告齊近真矣不然睢魏人也寧無桑梓之情歟特得寸則寸蠶食之策足動人主故齊狃于睢之暱已而不爲備而穰侯適遭其舌劍悲夫

魯仲連

戰國之有魯連猶春秋之有季札也札以命世之英得游世之術而善藏其用連以救世之心具超世之識而時露其才趣雖少異總人傑哉跡其折新垣衍之詞但言秦爲帝之害不及其他蓋與恒人言利害則悚然惕言大義則掩耳而走且共笑其迂不入矣連之言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也將軍何以得故寵乎懼之

也激且懼而秦將却軍五十里于以解平原君之厄射書聊城燕將自殺于以成田單之名凡此皆連之不得已而有功者也辭封卻金逃隱海上其餘事耳連眞天下士哉未可與儀衍輩同日道也而太史公絀之與鄒陽同傳且云其指意不合大義得非以威王之于周湣王之于鄒魯非所訓歟而不知連齊人也舉齊事以譬曉之乃權辭也事期于濟而已若伸大義以告

曰周天子尚在不當帝秦直腐儒之常談連不爲也史遷謂其不合意在斯乎抑考他書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折辯士田巴于稷下有飛兎之譽嗟乎是四公子所不能客七諸侯所不能臣而超然于從人横人之外者也在戰國無耦矣方之春秋其延陵季子之流亞歟

聞子將先生評○以仲連方季札最當然季札本末猶歷歷可尋而仲連則偶然一現畧出毫

頭已郤秦兵去帝號下聊城而鴻飛冥冥忽杳

不知其所之矣斯何人歟吾不得而名之